

那個十年

瀛苑副刊

文/涵妃子 圖/李嘉瑩

- 一、夢是失去記憶的復現；兒時不復記憶的事，可能成為夢的內涵。
 - 二、在失去的記憶中，多數是失意或痛苦的，因不願記憶而將之排出意識之外，並壓抑在潛意識之內。
 - 三、夢之內容不合邏輯，多帶有幼稚與幻想色彩。
- 佛洛伊德《夢的解析》。米娜貝爾出版社

她搖搖頭，說：「現在就是要選一邊站。」

我深呼吸，咬牙切齒：「就算再重來一次，也不是妳。」

醒覺的瞬間，我喘著氣，睜開眼，十年的光陰彷彿靜止在這一刻，腦海裡她的影像清晰不已，依然是十年前那短髮的臉、斜視的眼，以及那一夥簇擁的跟班和模糊的笑聲。

我在床上躺了許久，睜大著眼試圖深深凝視腦海中那個糾纏我十多年的女孩，一直到她的影像漸漸模糊，一直到鬧鐘大響，而我必須起身梳洗。

又是一個早晨，或許就像是十年前每一個上學的晨鐘，記憶中的我手持全班的點名簿和鐵板，站在教室門口對著匆忙奔往教室的同學大喊：「還有一分鐘……30秒……10……9……」而身後的竊竊私語和利刃般的目光，如影隨行。

自卑怯懦？憤世嫉俗？虛偽武裝？亦或是長大成人後依然不斷試圖討好所有人與尋求認同？童年時期師長眼裡看似幼稚的仇視敵對、排擠孤立，會造就出什麼樣的人格？或許會隨著時間淡忘，卻也或許，深刻且難以抹滅的傷痕會發揮一輩子人格上的影響性。你怎麼能奢望一個孩子了解敵視的原由？

但她變成了我未來十年的夢魘。

每一次的夢境就如同佛洛伊德口中真理的印驗，那些幾乎不復記憶的事、那些年的痛苦、掙扎、怨忿、沉默化作潛意識裡永無止盡的輪迴，我永遠都會回到11歲的無助、12歲的虛假、13歲的哀傷、14歲的忿怒和15歲的沉默，從國小到國中，那些分了又分的班級裡、那段升學壓力下輔導課與小團體的歲月中，師長口中的「緣份」，我內心深處的惡夢。

我老是跟她同班！而她永遠用那看似開朗的笑容和各式各樣的謠言集結團體來排擠一

個人，她總是在對方走動時發出噓聲、喜愛在對方迎向她目光時斜眼撇嘴、當對方在台上登記上課講話的名單時鼓動氣氛，尤其熱愛一點一滴剝奪掉對方擁有的一切友情，國小的好友、國中的同學，一個又一個。

「妳是不是討厭我？」「妳不要問我啊？為什麼要問我？妳問別人啊！」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

多名日本學生受不了同學欺負而自殺。【大紀元11月8日訊】（據中廣新聞報導）日本校園暴力，導致好幾名學生最近幾個月自殺……最近的一個例子是，一名日本男生寫信給教育部長，說他受不了同學欺負，如果情況到星期三還沒好轉，他準備星期六自殺……

據日本社會學家的調查研究，欺負者分3種類型：曾經被欺負者、發洩壓力者和從眾者，形成一個自我迴圈、無法打破的怪圈。

—2006. 11. 17國際線上世界新聞報《日本社會縱容“欺負”行為》

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★

十年了，一切的孤寂怨恨彷彿會隨風遠去，所有的掙扎、所有的悲傷、所有的壓抑，所有當年那些「我不哭」的誓言，一切看似明白卻又不合邏輯的往事已然過了四千多天，卻影響我未來人生的夢境與所做所為。

我夢見過金色陽光灑落在國小教室外的長廊，而11歲的她對我笑，沒有惡意。

我夢見過11歲的我惶恐不安地看著她站在那一方，斜睨的眼神對我冷哼，而我用盡一切氣力般對她大叫：「我恨妳！」

我也夢見過餐會上，有人來勸我加入她那一方，否則永遠被排擠下去。而夢中的我，回首望向另一邊座位上，她和她的黨羽們戲謔笑鬧著……我回過頭，彷彿用盡全身的力氣和壯士斷腕的決心，痛苦地說：就算再重來一次，也不選妳。

那些年師長口中的幼稚、那幾年內心深處的痛苦，是不被重視的團體與個人，是不被幫助的縱容與從眾，影響了一個孩子一生的記憶和情緒，「妳怎麼了？」「我又夢見她了……」有些事，可以原諒，但不能忘記；而有些事，無法忘記又如何能輕易原諒？那個十年，依然、依然繼續……



淡江時報社